

儒林丑史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孔老二的故事.....	(1)
孔老二厄于陈蔡.....	(28)
孔家店二老板——孟轲的故事.....	(41)
江湖骗子董仲舒.....	(61)
朱熹丑史.....	(77)
历代反孔笑话十五则.....	(86)

孔老二的故事

卢 师 兵

“完了，周礼！”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，孔老二的心境越来越坏。他常常怨天尤人，这也看不惯，那也不顺眼，不时唉声叹气：

“唉，一切脱离文王、武王、周公当年制定的礼仪了，这样的世道还成什么体统。”

一天早晨，孔老二在园子里散步解闷。不一会，他的儿子孔鲤在他面前匆忙走过，孔老二立刻喊道：“站住！”接着就问，“最近学习礼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孔鲤支支吾吾地回答。

孔老二瞪着眼当场给他一顿训斥：“不学礼，怎么做君子？将来凭什么去侍奉国君？”

他侧过身来，见学生陆陆续续上学来了，就憋住气往屋里走。他一边走一边还在自言自语：不学礼，怎么做君子！

讲课开始，孔老二先是七拉八扯地乱说了一通，然后

才讲到正题：

“周朝的礼仪制度是根据夏商二代制定出来的，它丰富多彩、完美无缺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、全部照办。”

这种话，孔老二已讲过不知多少遍了，几个比较大的学生想想事实上并非如此，于是子贡首先提出了疑问：

“几天前正巧初一，我经过太庙时往里一张，里面冷冷清清，国君也没有去主持，只有祭台里搁着只羊。按照周礼，鲁君应亲自参加祭祀。听说他好长时间不去了，既然如此，何必每月浪费一只羊呢？我看干脆废了算。”

“什么，要废除！？”孔老二想不到学生会说这样的话，“我跟你的想法大不一样。你吝惜的是几只羊，我爱的是礼。”

子贡不服气地说：“何必摆个空架子呢？”

“空架子也要摆！”孔老二有点恼火了，“别人抛弃礼，我们就是要努力把它恢复过来。大家都照周公规定的礼去办，天下就恢复正道了。”

正在这个时候，门口有两个小学生探头探脑。他们迟到了，站在那里不敢进来。

“你们到哪里游荡去了？”孔老二没好气地问。

“老师，是那么回事。”有一个学生回答，“我们路经季孙氏家的门口，听见他家院子里热闹非凡，还有一阵阵音乐声。我们就在院墙窗格子里张望了一下，原来里面正在演舞蹈呢。”

另一个学生马上接口说：“是呀，我们看了一会，想

不到就迟到了。”

“哦，舞蹈，”孔子象要追索什么大事似的，急切地问：“什么样的舞蹈？”

两个学生见孔老二没有责备他们，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，就有声有色把看到的舞蹈描述了一番。最后还说，这个舞蹈场面不小，每行八人，一共八行，八八六十四人，演得可整齐哩。

孔老二听到这里，勃然变色，怒气冲冲地叫嚷起来：“真是岂有此理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”

许多学生看到他突然发火，都感到十分惊讶。孔老二气愤地说：

“唉，你们不知道，他们演的那种舞叫做‘八佾’。这种舞蹈，只有周天子的庙堂里才能演呀。季孙氏不过是个大夫，竟然演起天子享用的舞蹈来。真是不仁的家伙。”

有的学生就不大理解，就算季孙氏的行为是“越礼”，为什么要骂他不仁呢？

学生颜回就问：“老师，到底怎么才能做到仁呢？”

孔老二一听，觉得正好在这上面大做文章，便说：“仁就是克己复礼。要按照周礼的规定，来克制自己的欲望，约束自己的行动。一旦大家都这样做了，天下的人就能规规矩矩服从统治了。”

颜回听了很感兴趣，便进一步问：“那么怎样才能克己复礼，老师能不能讲得具体一点？”

“不符合周礼的事，就不许看，不许听，不许讲，不

许动。”孔老二讲到几个“不许”的时候，声色俱厉，表示周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接着，他又说，“象季孙氏这样的人，做出这种越礼的事来，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，约束自己的行为！”

打这以后，孔老二总是感到惶惶不安。他成天愁眉苦脸地想：当年武王周公在世，天下有道，制礼作乐也和出兵打仗一样，都要听周天子的号令。到后来，天下无道，制礼作乐就由诸侯自作主张。现在，连诸侯也形同虚设，季孙氏这样一个小小的大夫，竟擅用起天子的礼乐来。在孔老二看来，正是礼崩乐坏，天下大乱了。他忧郁地对学生说：“我经常讲的礼呀乐呀，可不是仅仅指那些钟鼓、玉帛的仪式呀。”

原来，孔老二所宣扬的周礼，就是西周奴隶主贵族的那个等级制度。大至政权军令，小至礼节仪式，都有贵贱上下的严格的等级区别，奴隶主统治者就是依靠它来维持他们的统治秩序的。无数次的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，冲破了这一套等级秩序。孔老二狂叫“克己复礼”，就是反映了没落奴隶主贵族不甘心灭亡，要同新兴势力作拚死斗争的反动意志。

但是不管孔老二在那里怎么叫嚣，新兴势力就完全不理他那一套。消息传来，季孙氏又要上泰山去祭神了。

孔老二气呼呼地把学生冉求找来，那时冉求正在季孙氏手下做事。

“听说季孙氏要上泰山祭神了，你知道吗？”孔老二

面带怒容盯住冉求问。

“有那么回事。”

“你就没有去阻止他？”孔老二厉声地责问。

“我有什么力量去阻止呢？”冉求表示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
孔老二气得手脚发冷，他用颤抖的声音对学生说：“你们看，他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只有周天子才配祭祀泰山，因为天子是受命于天的。季孙氏凭什么资格祭祀泰山？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有个学生楞头楞脑地问。

这倒把孔老二问得很尴尬，他自己知道也无能为力，只好搬出迷信偶像来欺骗学生：“难道‘泰山之神’会接受这种不合礼的祭祀吗？”

话音刚落，只听得远处人声鼎沸，鼓乐阵阵，原来季孙氏的仪仗队伍正在耀武扬威地开过曲阜街头，上泰山去了。

孔老二目瞪口呆地怔住了。半晌，他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哀叹：“完了，周礼！”

“盗丘”之名的由来

孔老二得到鲁昭公的资助，到周朝的都城洛邑参观后，更竭力吹捧西周奴隶主的统治制度：“周朝的制度是根据夏朝、商朝制订的，多么丰富多彩啊，我一定终身奉行。”因此回曲阜后，便日夜梦想恢复宝塔形的奴隶主贵

族统治制度了：周天子神圣不可侵犯地坐在塔尖上，以下是诸侯、大夫、士。从上到下，一层扣一层，一层管一层。他们统统压在千百万受苦受难的奴隶身上。在孔老二看来，压迫有理、剥削有理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、永远不可改变的，谁要是触犯了这条“王法”，便是“大逆不道”的暴徒。

正当孔老二声嘶力竭地呼吁奴隶主贵族勾结起来，妄图支撑摇摇欲坠的“宝塔”时，离鲁国不远的郑国，发生了大规模奴隶暴动。奴隶们占领了一大片沼泽地带。它象猛烈的地震，几乎把这座破烂不堪的“宝塔”震得快要倒塌。郑国奴隶主贵族丧魂落魄，急忙拼凑军队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勉强压平了这次起义。孔老二听到这个消息，便拍手叫好：

“好呀！对付奴隶宽了，他们就会无法无天，就要造反；现在这样严厉镇压，应该，应该！”

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不久从西方又传来了更大规模的奴隶造反的消息，这一下把孔老二震得瞠目结舌。

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跖，率领了九千人的浩浩荡荡的造反队伍。他们砍下树木做武器，举起竹竿当旗帜，攻打城池，捣毁奴隶主的祠堂，活捉奴隶主杀头示众。受压迫的奴隶扬眉吐气，纷纷响应。起义者声势愈来愈大，不久便席卷黄河流域。各国的奴隶主贵族闻风丧胆，惊惶失措。

孔老二立刻跳出来，大骂跖，还恶毒地说：“一定要狠狠地收拾这批害人的强盗！”

孔老二如此刻毒地诬蔑和攻击奴隶起义，激起了人民的极大义愤。在当时，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：

跖领导的奴隶起义的队伍，严重地威胁着鲁国奴隶主贵族的统治。曲阜城里，一片慌乱。奴隶主贵族东一群、西一簇，躲在阴暗的角落里，夜以继日地策划阴谋诡计。有的人提议，要求鲁君直接出兵攻打，但又怕寡不敌众，好比用鸡蛋碰石头，自取灭亡；有的人主张设法用高官厚禄去引诱，但谁也不敢出头冒这个风险。

一批坏蛋你搔头他摸耳朵，一筹莫展。

“听说跖有个哥哥叫柳下惠。”不知谁插了一句。

“柳下惠，”孔老二惊奇地说，“我跟他有点认识。”

孔老二憎恨奴隶造反，又想乘机博得奴隶主贵族的信任，挤进他们的行列，便自告奋勇，愿意去劝说柳下惠诱降跖；奴隶主贵族也求之不得，于是一面怂恿他立刻动身，一面赶紧纠集武装力量准备镇压。

几天以后，孔老二找到了柳下惠，他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要柳下惠去诱降跖：

“做爷娘的应该把子女管得规规矩矩，做兄长的一定要教育弟妹懂得礼义。如果做不到这样，还配得上做爷娘、兄长吗？你是一个知书识礼的人，想不到你的弟弟竟做大强盗，我替你想想，实在很丢脸！”

柳下惠说：“跖的为人我清楚，适合他心意的就高

兴，不合他胃口时就发怒，他出口伤人，行动粗野，我们各走各的路。我也劝你别动这个脑筋了。”

孔老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既然你不肯帮忙，那只得我亲自找他了。”

几天以后，孔老二受了奴隶主的差遣，带了不少钱财，拖了几个学生去诱降跖。

一路上鬼鬼祟祟，心惊胆战。

忽一天，听得远处山坡上呼声阵阵，见有人来人往，孔老二急忙丢下车马，独个儿提心吊胆地走上去。

他在老远就见到了起义的兵士，立刻装得和颜悦色地走上去作揖致敬：

“我是鲁国的孔丘，想见见你们的长官。”

一听说孔老二要求见，跖就认定他不怀好意，顿时怒发冲冠：“这不就是老奸巨猾的巧伪人孔老二吗？”接着便对通报的人说：“你替我狠狠地骂他一顿：他不种田，不织布，吃白饭，穿绸缎。平日花言巧语、造谣惑众，什么文武之道、忠孝之义，专拍贵族的马屁，诬蔑奴隶造反，实在罪大恶极。叫他赶快滚蛋，不然，就要杀他的头。”

孔老二听了转告的话，吓得两腿发抖，牙齿格格响。他稍微定了定神，又象癞皮狗一样苦苦哀求：“劳驾你再通报一次，说我跟他的哥哥柳下惠有一面之交。”

“柳下惠？他是大贵族，我早同他决裂了。”跖眉梢一跳，又说，“孔老二既这样不知好歹，就让他知道点厉

害。把他带上来！”

孔老二象披着羊皮的狼，见了跖，假仁假义地急忙弯腰下拜。跖目光炯炯，按着剑跨前一步说：“你竖起耳朵听着，说得老老实实，便放你一条活路；如果胡言乱语，当心你的脑袋。”

孔老二连连下拜后，便对跖大肆吹捧：“你生得眉清目秀，天资聪明，又善于带兵，实在是世上少有的王侯将相之材，如果你愿意听我的话，安分守己，不要造反，我可以替你在各国国君面前说说情，保证能弄个大官做做。”这一下孔老二露出了狐狸尾巴。

跖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的鬼话：“呸，住口！我早就听说过，你是一个当面甜言蜜语，背后造谣诬蔑下毒手的家伙。你想用高官厚禄来引诱我，关进你们设计的铁笼子，这万万办不到！”

孔老二听了，目瞪口呆。

最后，跖直截了当地指出：“孔丘，你颠倒是非，在背后诬蔑我们是强盗。要说强盗，天底下你才是最大的强盗！什么‘圣人’，是名副其实的‘盗丘’！”

跖一挥手，周围的人立刻揪住孔老二。孔老二脸色蜡黄，冷汗一身，磕头求饶。

“饶命？好吧，回去告诉你的主子，我们就是要推翻你们这伙自命为‘君子大人’的天堂！弟兄们，把这个‘盗丘’押下去！”跖说罢，一群兵士拖了孔老二把他逐出大门外。

孔老二晕头转向，不知东西南北，摸摸自己的脑袋还在，才松了一口气，赶快溜走。上了车子，孔老二还心慌得一连几次把马缰绳也丢了。

在曲阜东门外，又巧遇柳下惠。柳下惠问：

“几天不见了，你见过跖吗？”

孔老二支支吾吾、索索发抖，半晌才说：“差一点被老虎吃掉。”说罢，耷拉着脑袋，象受冻的毒蛇一样蜷作一团。

孔老二回到曲阜后就躲进自己的屋里，再也不敢提起这件丢脸的事。

从此，“盗丘”的名字，就在劳动人民中传开了。

一只大铁鼎

公元前五一三年，在鲁国西北面的晋国，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。

在晋国国都——绛城的宫门口，放着一只铁铸的大鼎，鼎上刻满了字。宫门前人头攒动，摩肩接踵，大家都争着来看这只大鼎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把这只铁鼎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地水泄不通。站在后面的人，伸长了脖子，踮着脚尖，还是看不到鼎，只好向前面的人打听：

“你们可看见了？这鼎倒底有多大呀？”

“哦，真是少见的大铁鼎。听说足足有四、五百斤重呢。”前面的人用夸张的语气回答。

人群里有一个穿短打的工匠，拉住了一个读书人模样的青年人问：“那上面歪歪扭扭的刻点啥名堂呀？”

青年人回答他：“这就是刑鼎，上面刻的是刑法。”

工匠仍旧弄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：“刑法是啥东西。”

“刑法嘛，”青年人顿了一下说，“就是犯什么罪，该判什么刑罚，这上面都一条条规定得清清楚楚了。”

这只大刑鼎究竟从哪里来的呢？

原来晋国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，跟鲁国一样，已经到了腐朽衰落的地步。晋国国君的权力落在六卿——六个大家族手里。他们中间有的已转变为新兴地主阶级。但是奴隶主贵族并不甘心失败。双方明争暗斗，十分激烈。新兴地主阶级为了限制奴隶主贵族的权力，制订了一套新的刑法，贵族当然不肯承认。这次晋国六卿中有两个名叫赵鞅、荀寅的将军，在汝滨地方带兵修筑城墙。他们趁这个时机，把民间征集来的铁，浇铸了一个大铁鼎，干脆把他们规定的刑法刻在鼎上，向全国公布了。

看过刑鼎的人，三人一群，五人一堆地都聚集在街头议论这件事。

“我们晋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呀。早先听说祖宗也定下各种规矩，可从来没有刻在鼎上让大家都看到啊。”一个身穿长袍的老头儿愁容满面地说。

另一个白胡子老头愤愤地说：“听说他们做这样的事，国君事前一点也不知道。这样擅作主张，哪里还把国

君放在眼里？”

但是，在人群中大多数人反映是热烈的。有的说：“有一个公开的刑法比较好，没有刑法规定，贵族想怎么干就怎样干。前几年不是听说过吗，齐国的贵族，动不动就使用斩脚的刑罚。结果断脚的人非常多，都要装假腿，弄得市集上草鞋跌价，假腿却贵得买不起了。”

“晋国还不是一样吗？国君和贵族随心所欲，滥用刑罚，结果国君一发命令，老百姓都象逃避瘟疫那样躲得没有影儿啦。这次把新的刑法公布出来，可不能由国君和贵族说了算。”

铸刑鼎的消息象长了翅膀。飞出了晋国，越过了黄河，在鲁国的曲阜也迅速地传开了。

有一天，孔老二正在向学生讲“礼治”的道理：“礼是治国的根本。如果当官的能讲究礼，老百姓就容易受你驱使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许多学生感到茫然不解。

孔老二压低嗓门，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说：“你们都知道：驾驭一匹马，光用鞭子不行，还要用缰绳。管理老百姓也是一样。‘礼不下庶人’，‘刑不上大夫’。君子可以象对待牛马一样地役使奴隶和老百姓，老百姓不能享受‘礼’的待遇。抓住这个尊贵与卑贱的严格区别，这就好象用缰绳勒住马头，马就能听你的驱使，不会乱蹦乱跳了。”

这番话暴露了孔老二的毒辣手段，原来他鼓吹“礼

治”，不过是想在老百姓头上套上一条缰绳罢了。

这时，从外面匆匆忙忙地进来一个学生，向孔老二报告一个消息：曲阜街头不少人在议论，说晋国出了一件大事啦！

“什么大事，你听清楚了没有？”孔老二急急忙忙地问。

“听说晋国铸了一只大刑鼎。”

“刑鼎！”孔老二心里猛震了一下，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外面陆陆续续又进来几个学生，才把听到的消息讲清楚了。孔老二越听越气，越听越害怕，他两手发抖，喘着气说：

“什么铸刑鼎！简直是太胡作非为了。我看晋国准是要灭亡了。”

学生看到他这副气急败坏的样子，非常奇怪。就问：“铸刑鼎到底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唉，你们哪里知道。周公规定的礼，最重要的是要分清贵贱的等级。贵贱的等级一点不乱，奴隶就能服服贴贴地听从统治。现在，晋国六卿中有些人废除了他们祖宗的规矩，把刑法刻在鼎上公布出来，这样就把贵族和奴隶混在一起啦，怎么显示贵族的尊贵？贵贱之间一点没有区别，还象什么国家呢？”

“这么说，只要讲礼，是不是可以不要用刑罚呢？”学生问。

“不，不，”孔老二连忙解释说：“礼是没有小人的份的，刑罚还是要有的，但不能施在贵族身上啊。现在把刑法公布出来，让奴隶和下等人知道了，这后果可真是不堪设想呀。所以，我说晋国准是要灭亡了吧。”

天色朦胧，书房里逐渐暗淡下来。学生陆陆续续地离开了。孔老二发了一顿脾气，也有些倦意了，便伏在膝盖上打起盹来。迷迷糊糊间，仿佛在他眼前真的出现一只伸着三条腿的大铁鼎，上面刻着一个很大的“法”字，在向他表示威似的。那三条腿越伸越长，鼎也越来越大，直向他身上压下来了。

他吓得一身冷汗，猛醒了过来，心里还在怦怦地乱跳。他想来想去，觉得这只刑鼎的出现，实在太可怕了。

杀 害 少 正 卯

孔老二依靠他的两面派手腕，混上了代理宰相的职务。上任那一天，几个臭味相投的奴隶主贵族活跃起来，纷纷上孔老二家来捧场。

傍晚，孔老二送走了几个贺客后，大厅里只剩下子路、颜回、子贡等几个亲近的学生。象教书时那样，他居中坐下，摆摆手，叫几个学生围坐在两边。这个一心为维护奴隶主统治而竭力钻营做官的老顽固，一朝飞黄腾达，不禁趾高气扬起来。

他干咳两声，摇头晃脑，首先开了腔：“啊，一个人

不怕没有官做，就怕没有本领；不怕不能出名，就怕没有出名的本领。”

子路看到他那股少见的得意劲儿，提出了疑问：“你不是说过，一个有修养的人，遇到坏事，不愁眉苦脸，碰到好事，也不得意洋洋吗？”

孔老二厚着脸皮说：“对，这话是有的。但是我不是也说过，一个人有了地位，能做一番大事业，也是叫人高兴的吗？”

另一个学生接着问道：“老师，现在你在鲁国算是有地位有权势的人了，你准备怎样来干一番事业呢？”

“鲁国的权力不在鲁君手里，已经有四代了。要改变鲁国的混乱状态，恢复国君的权威，一定要反对异端邪说。异端邪说可是鲁国的大祸害呀。”孔老二说到“异端邪说”的时候，他的脸就沉了下来。

一提起“异端邪说”，大家就不约而同地想到鲁国的著名人士少正卯。几个学生相互偷偷地看了一眼，谁也不敢接这个话头，怕引起孔老二的不快。

原来少正卯是一个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，他也在鲁国招收学生讲学，同孔子唱对台戏。由于他在讲学中宣传革新的道理，对奴隶主统治的腐朽现象，作了揭露和批判，因此，在当时很受新兴地主阶级的拥护，到他那里听讲的很多，声望也越来越高。后来，竟然把孔老二的学生也吸引过去了。有好几次，孔老二的私塾里，除了死心塌地跟随他的书呆子颜回外，其他学生全部溜出去听少正卯